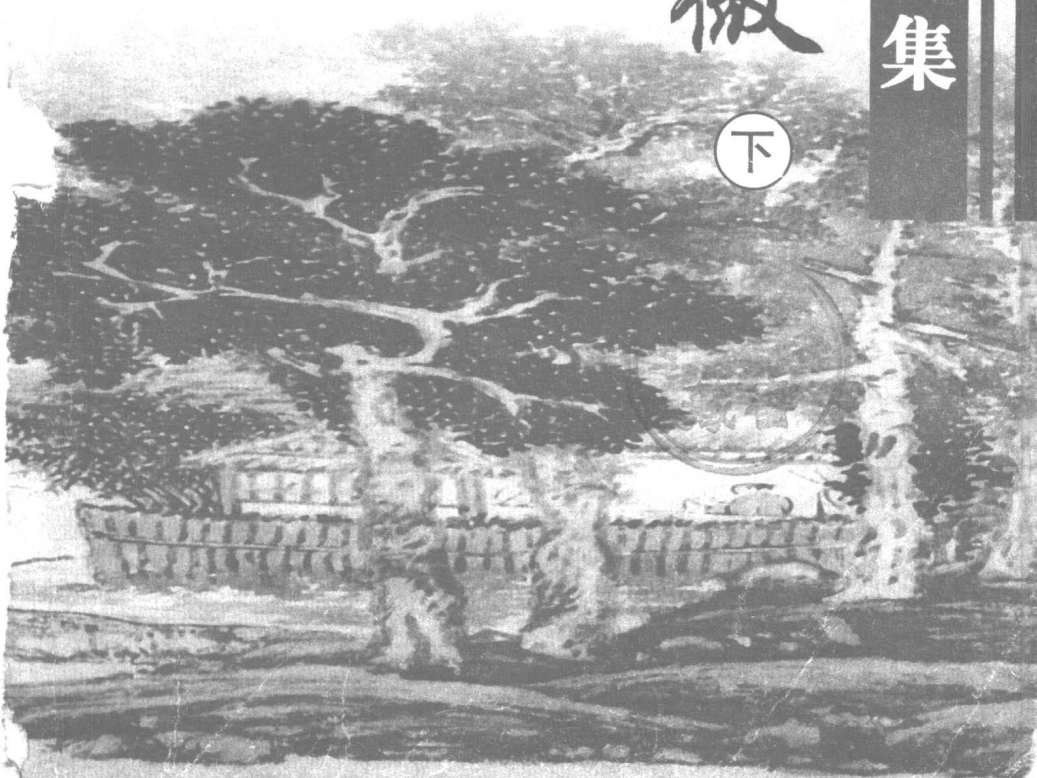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霹雳蔷薇

下



第二十九章 终南三煞

仲孙飞琼瞿然说道：“不是翔弟提出，我倒几乎忘怀此事，黄衣老人夏侯巽性情刚愎，好胜心极强，五年后的泰山南天门之约，确应未雨绸缪才妥。”

夏天翔往下说道：“第三件大事是我在参研恩师遗学及‘天禽七巧秘籍’之余，似应对鹿玉如的踪迹下落及霍秀芸的生死存亡略微打探。”

仲孙飞琼点头笑道：“不但翔弟对此应该尽力，便是我与爹爹也会多方探听的呢。”

说到此处，夏天翔又道：“不止三件，我还有第四件事呢。此事与小白有关。我对‘东瀛三矮’中‘金刀津二郎’及‘身毒双怪’中‘赫尼甘鲁’的无耻行为，委实痛恨已极。”

仲孙飞琼听夏天翔要替小白向“东瀛三矮”夺回“护穴龙鳞”所织的金甲，并报一掌之仇，眉峰微蹙，想了一想，自贴身处解下三片“护穴龙鳞”，递与夏天翔，以一种异常关切的神情说道：“翔弟，这‘护穴龙鳞’，除了为小白编织软甲以外，其余六片主鳞我们每人各分三片，倒也仗它抵御过几次危机。如今我随爹爹深山学技，无需此物，不如一齐送你，因为身毒武功别成一派，照小白所受伤势看来，着实颇为阴毒的呢。”

夏天翔接过那三片“护穴龙鳞”，觉得尚有余温，知是刚从仲孙飞琼贴身处揭下，不由感激得凑向唇边，一面亲吻，一面喃喃说道：“天会老，地会荒，花会残，月会缺……”

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不住亲吻自己贴身所佩的三片“护穴龙

鳞”，方自玉颊微红、芳心微醉之际，忽又听他喃喃念起什么“天会老，地会荒……”之语，不由讶然问道：“翔弟，你在念些什么？”

夏天翔情思如醉地目注仲孙飞琼说道：“我是在背诵‘蔷薇碑文’，我觉得姊姊与我的感情，就像这碑文的最后一句‘至爱纯情，不会磨灭’。”

仲孙飞琼嗯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这‘蔷薇碑文’说得真对，天会老，地会荒，但心心相许的至爱纯情，确实永远不会磨灭。”

这一双小儿女正沉醉在纯情至爱之中，仲孙圣业已携同大黄、小白及青风骥缓缓走来。夏天翔见仲孙圣已来，知道不能再复留恋，何况念及恩师，亦自心驰北溟，遂一振英风豪气，暂遏儿女情思，向仲孙圣父女恭身道别。

仲孙圣轻拍夏天翔的肩头，含笑说道：“夏贤侄这样才是英雄本色，你们年事尚轻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，则情天比翼，来日方长，何在乎这区区别？”

说到这里，目光在爱女仲孙飞琼及夏天翔身上深深一注说道：“欲合先离，不离不合，至爱纯情，同证真觉，但无论何事，在得到完满结果之前必多枝节，你们还是利用这年余小别，各自努力参研，尽量充实自己，应付日后意料中的诸般魔劫才好。”

夏天翔恭身受教，正欲动身，仲孙飞琼忽然叫道：“翔弟，你此去北溟，千里迢迢，且把我的青风骥骑去好吗？”

夏天翔满面感激神色，摇手笑道：“琼姊伺候伯父，觅地清修，哪里少得了这匹龙驹宝马，小弟赶赴北溟神山，尚须渡海，故而无需此马，倒是天涯之大，海角之广，将来琼姊艺成，我们却在何处相会呢？”

仲孙飞琼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如今约定相见之地，到时恐有变化，这样好了，俟我艺成再入江湖之际，先去巫山朝云峰，探望花如雪姊姊，告以行踪，翔弟不就容易探询了吗？”

夏天翔点头赞同，遂含着两眶情泪，与仲孙圣、仲孙飞琼父女彼此分诀。

仲孙圣、仲孙飞琼父女率领灵猿小白、异兽大黄及青风骥等，觅地清修，参研“太乙天玄神功”之事，暂时不提。且说夏天翔餐风宿露、披星戴月地赶往北溟。夏天翔是孤儿，自幼便蒙“北溟神婆”皇甫翠抚育教养，师徒感情自然极为深厚。

但思师有泪，缩地无方，夏天翔心力交瘁，飞驰千里，赶到北溟神山，终究费了不少时日。如今已到北溟神山，并已到了“北溟神婆”皇甫翠独居修道的听涛小筑之外，却目注那两扇紧闭的柴门，站在离门数尺之处，心头狂跳，迟迟不敢举步。

听涛小筑背山面海，四周怪石飞泉，奇松茂竹，景色绝佳，夏天翔独立在这从小生长之地，不禁益念恩师，怆然泪下。

就在他疑思满腹，凄凄惘惘，又想上前扣环，又有所不敢之际，听涛小筑内突然有个苍老洪亮的口音叫道：“门外是翔儿回来了吗？”

夏天翔听得正是恩师“北溟神婆”皇甫翠的口音，不禁喜得心头狂跳，哪里还顾得扣门，高应一声，飘身越墙，一头便自撞进独坐屋中、面含微笑的“北溟神婆”怀内。

皇甫神婆伸手抬起夏天翔下颏，看他几眼，蔼然微笑说道：“翔儿，你如今已有三位红妆知己，屡经奇险，名震江湖，怎的仍是这等顽皮？难道不怕我责怪你私下北溟神山之罪吗？”

夏天翔双膝点地，跪伏在蒲团之前，一面泪落如泉，一面哽咽说道：“恩师如今疼爱翔儿都来不及，哪里还会责怪？翔儿只恨身无双翼，不能从祁连山绛雪洞前飞来，多多侍奉恩师几日。”

皇甫神婆抚摸着夏天翔的头，含笑说道：“震天大会之期是二月十六，我还想不到你能这么快赶来，我们师徒大概尚有半月之聚。”

夏天翔闻言，因与十余年相依为命、对自己既是恩师又无殊

慈母的“北溟神婆”皇甫翠仅有半月相聚之期，心头不禁一阵奇酸，汨落如雨。

皇甫神婆虽然已将成道，勘透尘关，世情尽淡，但与夏天翔份属师徒，情如母子，见他对自己这等孺慕思深，也不禁感动得双睛之中微微湿润。

夏天翔忽然想起恩师已将成道，不宜再动七情，倘若被自己孺慕之思引起尘念，误了正觉，岂不是天大罪过？

想到此处，满身冷汗一出，满眶热泪齐收，赶紧岔开话头，向皇甫神婆微笑说道：“恩师遇见仲孙师叔以后，便即回转北溟，勤参正果，大概对震天大会的经过，不会清楚。”

皇甫神婆笑道：“我自归北溟，即未离此半步，自对震天大会的情形茫无所知，但从你可以平安赶回，未受丝毫伤损一端看来，可能仍是天道好还，邪消正胜。”

夏天翔摇头答道：“正派群侠与震天群邪，在震天大会上只是象征性的交手，业已试出群邪势力极强，少林、武当、罗浮、雪山、峨嵋等五大门派，合则均安，分则均危，最可怕的便是震天派若采取各个击破之策，则武林中将满布血腥，肇造无边浩劫。”话完，遂把自己下山所经的情形，震天大会上一切经过，向恩师细细叙述。

皇甫神婆听完，眉头深蹙，沉思片刻以后，向夏天翔缓缓说道：“照翔儿所说，震天大会的最大收获，自然要算一钵神僧运用巧思妙技，气走‘白骨天君’，使其当众声言永不出世，但‘白骨天君’虽走，震天派内还有‘白骨仙子’及‘白骨羽士’等白骨双魔，威势之强，仍非少林、武当等任何一派所能抗御，何况‘八莫妖王’轩辕烈又被海外群凶尊为盟主；覬觎中原，此人……”

夏天翔接口说道：“翔儿好像记得曾听恩师说昔年会过这位‘八莫妖王’？”

皇甫神婆点头说道：“我昔年在西南边境确曾会过这位‘八莫妖王’，此人功力之高，是我生平所遇的惟一劲敌。”

夏天翔听得方一皱眉，皇甫神婆又复说道：“令人可虑的是，‘八莫妖王’轩辕烈除了本身功力绝高，并善养奇毒蛇虫，手下并有几位身负奇材异能的怪人为其辅佐。”

夏天翔听得越发皱眉，“北溟神婆”又复说道：“翔儿也不要为‘白骨双魔’及‘八莫妖王’轩辕烈等厉害无比、穷凶恶极之事过份担忧，邪不胜正，理所当然，善恶到头，自然有报，你虽奇遇甚多，但我在这与你即将分别之时，亦当有所传授。”

夏天翔也知恩师必有绝艺相传，遂索性假在恩师兼慈母的怀中问道：“恩师这样说话，翔儿哪敢不遵，但不知恩师要留些什么东西给我？”

皇甫翠微笑说道：“我自与你仲孙师叔互相推敲以后，业已练成了‘乾天气功’中威力最强的‘乾天一指’。”

夏天翔深知“乾天一指”的威力之强，几乎不可想像，足以傲视寰宇，遂惊喜不禁地问道：“恩师打算传我‘乾天一指’？”

皇甫翠点头笑道：“我除了留给你一册‘北溟心法’以外，再传你‘乾天一指’。你对‘北溟心法’之上的各种本门神功，可照书参研，循序渐进，但对‘乾天一指’却需加紧苦练，旦夕不辍，因为据我所料，你若不把‘乾天一指’练到十二成火候，便休想能与‘八莫妖王’轩辕烈一较长短。”

夏天翔因恩师刚傲无比，如今一再虑及“八莫妖王”，遂知道这位被海外群凶尊为霸主的轩辕妖王，定比“白骨羽士”、“白骨仙子”等还要难斗，心中深自警惕之下，剑眉双蹙，向恩师问道：“恩师，要想把‘乾天一指’练到十二成火候，约莫需要多少时日？”

皇甫翠微笑说道：“翔儿不要发愁，你的情形不同，一来先天禀赋太好，二来得我悉心真传，三来自幼即对‘乾天气功’打

好深厚基础，四来得奇遇太多，功力突飞猛进，有了这四桩与众不同的优越条件，自然不能以常理论断，照我估计，下上三五年苦心，纵难炉火纯青，功力也可达到十成以上了。”

说到此处，忽又想起一事，向夏天翔含笑问道：“翔儿，你私下北溟神山之际，悄悄偷走的那颗‘乾天霹雳’现在何处？”

夏天翔脸上一红，撇嘴答道：“自从‘蔷薇使者’老前辈告知翔儿，那颗‘乾天霹雳’是毫无用处的赝鼎之物，已被我摔下武当幽壑……”语音未了，忽又笑道：“但恩师这颗乾天至宝，委实威震八荒，翔儿颇有几次身蹈危机，便仗着那块石头，吓退群邪，安然脱险了呢。”

皇甫翠笑道：“我道成坐化以后，一共留给你三样物件，就是‘乾天心法’、‘乾天一指’及一颗货真价实的‘乾天霹雳’。”

夏天翔闻言，深感师恩罔极，眼泪汪汪地目注北溟神婆皇甫翠说道：“恩师，你对翔儿这样恩重如山，偏又道成在即，却叫翔儿怎生答报？”

皇甫翠轻拍夏天翔的肩头，柔声说道：“翔儿，你我份属师徒，情如母子，哪里谈得上‘报答’二字？只要你能匡扶正义，誉满武林，光扬北溟门户，便是我的莫大安慰。”

说到此处，语音微顿，站起身形笑道：“我们不要尽说这些惜别伤离之语，翔儿凝神专注，我如今便传你本门‘乾天气功’中的最高神技‘乾天一指’。”夏天翔深知恩师对自己期望极殷，遂也不敢丝毫怠忽，凝神学习。

这“乾天一指”的威力既然强大无比，其中妙理，自极深玄，夏天翔百虑齐收，潜心十日，竭力参研，方算得窥门径，可以从此旦夕加功，循序渐进。

皇甫神婆见爱徒下山以来，不仅人品出落得比先前更为英挺俊拔，资质亦更颖悟，不禁笑颜逐开，宽慰无已。

但夏天翔却因能与恩师聚会之期只剩五日，心中难过已极，

虽然学会傲视寰宇的绝代神功，却依然时时在眉目之中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孺慕之情。

十五日光阴，逝如流水，“北溟神婆”皇甫翠到期果然道成坐化，夏天翔哀恸万分之下，为恩师妥善料理身后各事以后，便自带着那册“北溟心法”及“乾天霹雳”，离却北溟神山，又复踏入险恶无边的江湖之中。

夏天翔再入江湖，首先便闻得一桩惊人噩耗。

这桩噩耗，就是震天派倾全派之力，并得护法“白骨羽士”之助，于震天大会以后的半月之内，突袭武当，武当派猝不及防，几致全灭，弘光道长暨一尘子在三元观内当场战死，掌教弘法真人亦身受“白骨阴风爪”重伤，被几位派中弟子冒死救走，不知下落。

夏天翔闻耗之下，不由大惊，暗想震天群邪果然不仅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，并还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地立即下手。如今武当既遭重劫，则震天群邪的第二目标，却不知指向何处。

夏天翔微一思索之下，决定先赴罗浮，一面探望“凌波玉女”柴无垢，一面也可报知噩耗，促请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及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等，对震天群邪提高警觉，加深戒备。

主意即定，夏天翔遂立即赶往罗浮，一路之上，对恩师所授的“乾天一指”，依然朝夕精研，不敢稍有怠忽。

等他赶到罗浮当地，尚幸震天群邪鞭长莫及，冰心神尼及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等人，还自安然无恙。

冰心神尼闻得这桩惊人噩耗，不禁眉头深蹙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说道：“想不到震天群邪竟敢这等倒行逆施，我倒要好好设法防范他们对罗浮发动的突袭。”

夏天翔因未见“凌波玉女”柴无垢，遂讶然问道：“冰心大师，我柴姑姑呢？”

冰心神尼笑道：“你柴姑姑陪同‘龙飞剑客’司徒畏去往点

苍，祭奠‘慈心羽士’管三白，并设法重振点苍道统。”

夏天翔闻言，剑眉双皱说道：“若照大师这等说法，似乎要对我柴姑姑及司徒大侠赶快接应，因为铁冠道长虽已身为震天派副掌门人，但对点苍的一切动静，必仍极为注意，万一……”

冰心神尼不等夏天翔说完，便自接口说道：“夏老弟所虑极是，我已派人去请秦师叔，等他老人家到来，再决定应急之策便了。”

话音方了，庵外业已响起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的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我久闻这位夏天翔老弟侠风非凡，可惜黄山会上只是匆匆一面，今日倒要好好看他一看。”

人随声进，双手把住夏天翔的肩头，但忽然发现冰心神尼与夏天翔均是面带重忧，遂松开双手，向冰心神尼讶然问道：“夏老弟带来了什么讯息，使得你们脸色如此沉重？”

冰心神尼蹙眉笑道：“师叔，夏老弟带来噩耗，震天群邪果如我们所料，企图将各大门派分别消灭，并已首先选择武当下手。”

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说道：“震天群邪侵犯武当的结果如何？”

冰心神尼道：“因有‘白骨羽士’助纣为虐，武当猝不及防，遂遭重劫！弘光道长与一尘子战死三元观中……”

秦乐圃因与弘光道长交情颇厚，以致听到此处，便连连扼腕，顿足问道：“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如何？”

夏天翔答道：“弘法真人身中‘白骨羽士’的‘白骨阴风爪’，被门人冒死救走，不知所终。”

秦乐圃听得咬牙说道：“武当惨遭重劫，震天群邪得意之下，可能还要倒行逆施，罗浮、祁连距离虽远，却也不能不作防备。”

冰心神尼说道：“震天派先袭武当之故，大概是因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以‘紫阳神功’震伤‘白头罗刹’鲍三姑之举，结仇太深，又加上‘白骨仙子’三阵较技的恩怨。故而我料他们在未对

距离较近的峨嵋、雪山两派有所举措以前，不致先动罗浮。倒是夏老弟适才所说，柴师妹与司徒大侠的点苍之行，危机太大，极需要加以策应。”

秦乐圃听得不住点头说道：“夏老弟说得有理，掌门人请自酌量，策应柴师侄及司徒大侠之举，是由我亲去点苍，还是另派旁人为当？”

冰心神尼笑道：“震天群邪如此猖獗，我想留在此设法参谒本派业已绝缘世事甚久的‘梅花老人’前辈。求他老人家有所指点，关于策应柴师妹与司徒大侠之事，可否劳动师叔大驾与夏老弟同作西南之游？”

秦乐圃点头笑道：“你这种想法有理，如今已到邪正不能两立，冰炭无法并容之际，‘梅花老人’纵或不肯出山，也该贡献出他那灵妙无方的‘梅花三宝’，略微扶持正义才对，至于点苍之行就由我与夏老弟去与柴师侄等打个接应便了。”

冰心神尼见师叔肯与夏天翔同去，不由颇为高兴，含笑说道：“事贵神速，师叔既然愿作万里之游，最好立即动身，但这位夏老弟艺高胆大，一路上难免多事，师叔要对他时加注意才好。”

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看了夏天翔一眼，“哈哈”笑道：“师侄放心，我与夏老弟两人力虽不足硬闯魔窟、扫荡群魔，但路上倘若遇见那些魔崽子们，却要好好收拾几个，以剪除群魔的羽翼，杀杀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。”

说完，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回转所居，略微收拾行囊，便与夏天翔下得罗浮，同往西南进发。

这一老一少，在性情方面居然颇为投缘，秦乐圃见夏天翔在长途疾赶之下，无论如何辛劳疲乏，依旧朝夕地练功不辍，不禁连连赞道：“夏老弟如此资质，再加如此勤练，无怪在年轻一辈的人物之内，独秀群伦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夏天翔便即接口笑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对我谬赞，若论聪明才智，我不但赶不上我仲孙飞琼姊姊，便与另两位红妆知己也只在伯仲之间，好像两仪灵秀之气，大半钟于女儿之身呢！”

秦乐圃虽因留守罗浮，未曾参与震天大会，但有关各事，多半均已听得冰心神尼叙述，故而闻言笑道：“夏老弟所说的另外两位红妆知己，可是‘风尘狂客’厉清狂暨‘绛雪仙人’凌妙妙、‘九天魔女’董双双的爱女鹿玉如和霍秀芸吗？”

夏天翔微一点头，但想起鹿玉如踪迹难知，霍秀芸死生未卜，不由触动情怀，心中一阵惆怅，脸上也立刻现出凄惶的神色。

秦乐圃何等江湖经验，一看夏天翔脸上的神色，遂赶紧岔开话头，含笑问道：“夏老弟每日晨昏用功不辍，大概把我掌门师侄相传的‘般若掌力’也练得颇有成就了吧？”

夏天翔摇头笑道：“震天大会上，虽蒙各派前辈传授了五种绝艺神功，但我已请我仲孙飞琼姊姊携往深山，在仲孙老前辈指导之下先行研练。”

秦乐圃听夏天翔一再提起仲孙飞琼，不禁微笑说道：“这位仲孙姑娘我也久闻其名，虽尚缘悭一面，但已可意料得到必是一位绝代侠女。”

夏天翔点头笑道：“我这位仲孙姊姊足可当得起仁慈宽厚、秀外慧中之誉……”话方至此，忽然想起鹿玉如、霍秀芸何尝不也是秀外慧中，只在仁慈宽厚方面比不上仲孙飞琼雍容大度而已。

夏天翔一怀念鹿玉如，便联想起“绛雪仙人”凌妙妙对自己所说的“昆仑之巅、大巴之洞、终南之谷、寂灭之宫”四语，不禁抬头目注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，缓缓说道：“秦老前辈，我们的点苍之行能不能略微绕路？”

秦乐圃含笑说道：“绕路有何不可，但不知夏老弟欲往何处？”

夏天翔把鹿玉如失踪之事及“绛雪仙人”凌妙妙对自己指点的四处所在，向“万梅老农”叙述一遍，并蹙眉说道：“这‘昆仑之巅、大巴之洞、终南之谷、寂灭之宫’四地以内，我已去过‘昆仑之巅’，如今却想再去‘终南死谷’看看。”

秦乐圃听得摇头笑道：“‘绛雪仙人’凌妙妙对老弟指点的这四处所在，委实太以奇妙，慢说‘寂灭之宫’尚在虚无缥缈之间，便是这个‘终南死谷’，似乎也决非鹿玉如姑娘遁世隐居之所的呀！”

夏天翔问道：“老前辈如此说法，好像对那终南死谷颇为熟悉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武林中人谁不知终南死谷之名，谷中阴风凄凄，白骨如山……”

夏天翔说道：“我到过终南死谷，那地方幽僻绝伦，好像是个互相决斗的理想所在地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地方虽颇为理想，兆头却嫌不祥，因为凡属互相约定进入终南死谷较量之人，多半均两败俱伤，双双化作谷中白骨。”

夏天翔闻言笑道：“照老前辈这样说法，上次罗浮掌门冰心神尼与点苍掌门铁冠道长终在终南死谷双双苦斗，结果均告无恙之事，还算难得的呢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岂只难得，数十年来，尚无类似之事，故而我掌门师侄对于夏老弟感激不尽。”

夏天翔摇头笑道：“这桩事儿夏天翔不敢居功，全是一钵神僧之力，若非他以千年芝液祛解‘天荆毒刺’的剧毒，冰心神尼真难在铁冠道长的巧妙安排之下逃脱劫数。”

秦乐圃想起这段旧事，确颇惊心，长叹一声道：“魑魅居心

险，江湖冷箭多，倘若明面动手，艺不如人，死无所憾，最可怕的便是这般不择手段的无耻魔头，专门潜施鬼蜮，暗地伤人，夏老弟务须以所经所见为鉴，处处谨防，不可倚仗身负绝学，丝毫大意。”

夏天翔点头说道：“我对震天群邪的那些鬼蜮手段，委实看得不少，并也悟出甚多对付之道，但愿在这一路之间，不要过于平安，能够有机会把他们歼除几个，我们也好略遣寂寞。”

这一老一少均都喜事，结果终如所愿的出了事故。但事故不是发生在他们旅途之中，而是发生在他们抵达终南死谷之后。

秦乐圃尚未来过终南死谷，夏天翔却是轻车熟路，引领着秦乐圃，度壑穿峰，越山过涧，便到了终南死谷秘洞口外的那泓由瀑布坠积的清潭附近。

夏天翔在远远之处，便以手遥指说道：“秦老前辈你看，此处东南北三面均系排云峭壁，两面则是匹练垂天的三折飞瀑，近潭底处瀑后，有个深黑洞穴，便是终南死谷的入口。”

秦乐圃叹道：“造化之巧，确实神奇，倘系不知底细之人，谁会知道这洞内藏有一座不知埋葬多少武林高手的终南死谷？”

夏天翔一面与秦乐圃援藤缒葛，直下深潭，一面笑道：“秦老前辈，那瀑后秘洞左右两边的山壁之上原来镌有图画，左壁画的是柳梢斜飏、似受微风的垂柳，右壁画的是两只合捧的人掌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两只合捧的人掌，是我掌门师侄的暗记，那枝垂柳大概代表‘回风舞柳剑法’，定是铁冠道长所镌的了。”

夏天翔点头笑道：“老前辈猜得不错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突的愕然住口，因为身到潭底，已可看见瀑后左右洞壁的人掌及垂柳标记均已削平，换成了两行字迹。

左边壁上写的是：“此谷已封。”

右边壁上写的是“入谷者死。”

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见字，眉峰略蹙，咦了一声说道：“照这

字迹看来，终南死谷果然成了什么人物的隐居之所。”

夏天翔微一思忖，摇头说道：“虽然谷中显然有人居住，但从这‘入谷者死’四字的狂妄语意推断，其中又决非鹿玉如了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还进不进这终南死谷？”

夏天翔双目一翻，神光四射，傲然说道：“就凭这‘入谷者死’四个字，我们也该进去看看，其中究竟住的是什么凶神恶煞？”

秦乐圃点头笑道：“入谷也好，我也想看看对方叫我们怎么死法？”

夏天翔神功暗凝，与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相偕入洞，并把“红云蛛丝网”准备妥当，随时应用。

洞中黑暗异常，两人因诚心向隐居谷中之人较劲，无需蹑足潜踪，遂在入洞之后，均把火折晃着。

夏天翔笑道：“点苍、祁连两派合组震天派后，聚居祁连，‘白骨三魔’中，则‘白骨天君’住在大巴山天魔壑，‘白骨羽士’住在娄山恶鬼峡，‘白骨仙子’住在哀牢山朱竹谷，‘八莫妖王’轩辕烈等一些海外妖邪则又远居异域，我真想不出这终南死谷之中，住的又是什么牛鬼蛇神，魑魅魍魉。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如今武林中多年未曾出世的奇人怪客，纷纷重现江湖，我们怎能尽皆相识？但这种征像，却显示出不久的将来，必有一番空前浩劫。”边说边行，经过四五转折，洞中有层石壁阻路。

秦乐圃指着壁上那尺许圆洞笑道：“这种设施，分明人为，故而‘终南死谷’之中，起初必是哪位遁世高人的隐居秘地，只不知为何被武林人物当作殊死决斗的场所罢了。”

说到此处，夏天翔忽然高举手中火折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前辈请看，这洞口上方，也有八个大字。”

秦乐圃抬头看时，只见洞口上方，镌有一个骷髅、两根白

骨，白骨之上，则镌着“奉劝来人，到此止步”等两行字迹。

夏天翔笑道：“这意思大概是说，若不止步，立化骷髅，但夏天翔生来爱闯阎王殿，不惧鬼门关，我倒偏要进洞试试！”

说完，双臂一振，周身骨节微响，便立即施展“缩骨神功”，向那个小洞之中钻进。

但人才入洞，蓦然迎面吹来一股劲风，风声极为尖锐，似有无数飞针之类强袭而至。

夏天翔冷笑一声，“乾天气功”凝处，张口喷出一股无形真气。

他因迭经奇遇，所喷的无形真气，自然极强，把整个小洞尽皆布满，硬将袭来的劲风挡逼回头，撞向洞壁，发出一阵极为轻微的“叮叮”脆响。

这阵“叮叮”脆响，听在夏天翔耳内，越发使他知道自己所料不差，果是什么淬毒飞针之属。

夏天翔钻过石洞，飘身落地，微笑说道：“秦老前辈放心过来，这洞穴中虽有埋伏，业已被我破去了呢。”

秦乐圃也自施展“缩骨神功”钻过小洞，顺手拔出一根青色细针，细看两眼，眉头一蹙，向夏天翔问道：“夏老弟所说的埋伏，是不是这种青色细针？”

夏天翔点头说道：“正是此针，秦老前辈莫非认出它的来历了吗？”

秦乐圃摇头说道：“我并拿不准此针来历，但却认为与当年绿林道三大败类中的‘七手夜叉’牛郎源所用的暗器路道相似。”

夏天翔因“七手夜叉”牛郎源之名，自己从未听过，遂不由好奇的微笑问道：“老前辈所说的绿林三大败类，却是何人？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这三人成名虽在三十年前，武学亦均不弱，但因生平作事过分狠辣，不择手段，阴刁险恶，无耻已极，遂为黑白两道同所不齿，欲加诛险，这三人深知众怒难犯，见机隐

遁，从此不知下落，他们的名号是‘毒佛’空空和尚、‘矮脚驼龙’鲍一飞及方才所说的‘七手夜叉’牛郎源。”

秦乐圃说到此处语音微顿，又复向手中青色细针看了两眼，继续笑道：“其中的‘七手夜叉’牛郎源，不但善用各种暗器，并最爱青色，故而我说这种青色针，有点像是他的路数。”

夏天翔一面前行，一面问道：“老前辈所说这绿林三大败类之中，以何人武学最高？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他们各有所长，若论暗器轻功，‘七手夜叉’牛郎源最好，心机智计，‘毒佛’空空和尚最强，但真实武功，却算‘矮脚驼龙’鲍一飞为个中翘楚。”

夏天翔闻言，方自冷笑一声，秦乐圃又复说道：“夏老弟不可轻视他们，我方才所说的只是他们的专长，其实这三人都可称得上一流高手。”

夏天翔含笑不答，走到第二层石壁之下，指着洞口说道：“秦老前辈请看，这里又有八个大字，写的是‘何必涉险？且退为佳。’”

秦乐圃笑道：“夏老弟之意如何？”

夏天翔扬眉说道：“我的答复也是八个大字，‘不畏艰险，必入此谷！’”

说至此处，忽对秦乐圃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我们虽然不畏艰险，但也不必冒险，我且试试这第二层石壁洞中埋伏的是什么厉害之物。”说完，取出那根“天禽五色羽毛”，伸入洞中，微微地一搅动，碰得石壁飒飒作响，好似有人行功钻洞一般。

夏天翔的“天禽五色羽毛”刚一搅动，洞中便发出一阵嗡嗡怪响，并有十数点金星向外冉冉飞出。

秦乐圃看出那十数点金星乃是活物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向夏天翔急急叫道：“夏老弟当心，这十数点金星好像是什么天生毒物？”

夏天翔因有戒心，“红云蛛丝网”也早就准备停当，闻言右手微扬，一片红云电疾飞出，把那十数点金星一齐网住。

两人网住金星，定睛细看，才看出竟是十余只似蜂非蜂、似蝇非蝇、大如鸽卵、尖头长脚的怪异的金色小虫。

秦乐圃江湖经验丰富，一看之下骇然说道：“这是‘吸血金蜂’，又称‘死亡之虫’，无论尖头针尾或长脚之上，均有剧毒，若容它一近人身，立遭不测。”

夏天翔听说此蜂如此恶毒，遂微凝“乾天气功”，隔着“红云蛛丝网”劈空一掌，便把那十数点金星扫数击毙。“吸血金蜂”既除，秦乐圃及夏天翔再度施展“缩骨神功”，钻进了第二层石壁之内。

说话之间，业已走到拦住去路的第三层石壁之前。

夏天翔抬头注目，果见洞口周围又有字迹。

但这次字迹较多，写的是“连过两关，足见诚意，不再相拦，请入死谷。”

夏天翔细细看完，向“万梅老农”秦乐圃笑道：“秦老前辈，照这语意看来，好像已无埋伏了呢。”

秦乐圃想了一想说道：“宁信其有，莫信其无，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妙。”

夏天翔点头示意，但直等两人钻完两层石壁，到了终南死谷之内，果未发现任何埋伏。

秦乐圃既到终南死谷，自然立以一副好奇的眼光，打量四周。

原来终南死谷之中，地势并不太大，但群峰刺天，高矗百丈，且均壁立陡峭，猿猴难渡，只有这一处出口。谷内到处白骨成堆，总有数十具之多，显然均是武林高手，丧生其内。

夏天翔目光微转，忽向秦乐圃低声说道：“秦老前辈，这谷中白骨的陈列形式，似乎与我上次所见不大一样。”